

曾經讀過一篇孟子的文章：

故事：齊國有個人和一妻一妾共同生活。丈夫每次外出，都是吃飽喝足才回家。妻子問跟他一起吃飯的都是什麼人，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。妻子對妾說：丈夫出去，都是酒醉飯飽才回家，問是誰跟他在一起吃喝，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。可是，從來也不曾見過有顯貴體面的人到家裡來。

我要暗中看看他到底去什麼地方。清早起來，便拐彎抹角地跟蹤丈夫。整個都城，沒有誰停下來跟他打招呼交談。最後走到東門城外的墳墓中間，向那些掃墓的人乞討殘羹剩飯。不夠，又四下裡看看，到別的掃墓人那裡。這就是他天天酒醉飯飽的方法。妻子回去，告訴了妾，說：丈夫，是我們指望依靠過一輩子的人。現在卻是這個樣子。於是兩人一起在院子裡大罵，哭成一團。

丈夫卻一點也不知道，還得意洋洋地從外面回來，在妻妾面前大耍威風。

瘟疫期間 COVID-19，丈夫患上急性白血癌。十字車送進醫院時，更發現患上肺炎，再加上舊患肺癆。正是「屋漏更兼逢夜雨」。醫生說首先要治好肺炎才能去醫治急性白血癌。在醫院住了個半月，終於開始用化療及不停輸血及驗血去醫治白血癌。最初我能每天到病房陪伴他半天（認識他幾十年，這是第一次住院）。瘟疫嚴重時政府要封城，我們只容許住的地區五公里內活動。幸好醫院是在五公里內，但親友不能到病房探訪。

丈夫要接受六次化療，每個月一次，每次住院一週。到第三期化療住院期間，已令他辛苦得不願意繼續。早上從電話中說了些像分付后事的說話，讓我驚覺從床上跳起（那時我剛睡醒），急忙找好朋友為他祈禱。一位好朋友更建議買些他平時喜歡的食物讓他暫時放下不安的情絮。我到附近的商場買了一份海南鸡撈麵。到醫院接待處向他們請求代送進病房給他，因親友不能到病房探病。接待處人員不忍這個兩手拿着兩支拐杖的婆婆，請求了半小時，終於行個方便，替我拿到病房給他。

我開車回家的路上，收到丈夫電話，他破口大罵，告知我海南鸡味如鸡糞，他了掉進垃圾桶。（原來接受化療中會改變人的味蕾）十分鐘后，他再來電話，向我道謙。第二天，他要我向主診醫生要求準許他出院回家。下午，他哥哥載他回家時，他已像半個死人。看到他的形態，我心擔憂他如何去面對其餘的三個療程？他復診期是十天後以電話作復診（COVID-19仍在封城）。

十天後，主診醫生來電第一句話：有兩個消息，你想聽好消息或是壞消息先？當然是好消息啦。她說：白血癌細胞已經消失了。這是她第一次遇到的事，所以她請教法國的血液中心。他們的指引是：其餘的化療要取消，但治癌藥要繼續服食。壞消息是繼續服食治癌藥及每週到醫院驗血。

那是三年半前的事。去年三月癌細胞再度出現，醫生為他改換了新葯，癌細胞在服用新葯一個月后，便再度消失了(disappeared)。

信靠天主的人，必有奇蹟伴隨。感謝主，讚美主。

反思：

在瘟疫COVID-19期間，為保不受交叉感染，悉尼教區指示：主持彌撒的神父及輔祭可以進入教堂舉行彌撒，但其他人不能進入教堂參與。教友只能用視像參與主日彌撒。在復活主日那天，我參與網上教區樞機主教的視像彌撒時，當他舉揚聖體，口中頌念領主詠時：「請看天主的羔羊；請看除免世罪者。來赴聖誕的人是有福的。」我的眼淚因領不到實體聖體，竟奪眶而出，哭了一會兒（我本不是個愛哭的人）。我的靈魂感到悲痛。聖神讓我體驗到領聖體的重要性。

那位好朋友是堂區的輔祭及特別送聖體員，在隨着的那個星期一，他問我是否想領實體聖體，他能在彌撒時，為我和丈夫帶聖體送到我家。我喜出望外。隨著每主日我們都能領受實體聖體，直到堂區能開放給教友進入。主的愛是多麼深和厚。

耶穌說：「我就是生命的食糧，到我這裏來的，永不會饑餓；信從我的，總不會渴。（若6:35）

耶穌再說：「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：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，便沒有生命。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，在末日，我且要叫他復活，因為我的肉，是真實的食品；我的血，是真實的飲料。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內。（若6:53-56）